

## 鄉土文獻

### 二林蔗農事件的時代背景與對台灣農運的影響

謝四海<sup>1</sup>

(楔子--鷓鴣天<sup>2</sup>)邊地中興佛讖玄，二林正氣古來傳。鄉無沃土披星早，代有賢人得月先。抗日暴，蔗農肩，揭竿民族寫佳篇；如今稼運曠曠日，孰領風騷近百年？

(名詞定義)「二林蔗農事件」是指日據大正 14 年(民國 14 年)10 月 22 日，彰化二林地方的蔗農揭竿起而反抗日本官員勾結財閥壓榨政策的民族抗暴運動。

#### 壹、緒論

##### 一、前言

本文以為二林人長久處於與天爭時、與地爭利的環境，塑造了強悍豪放與求新求變的社會性格。日人據台以後，其壓榨政策更助長了民族意識的萌發與革命思潮的啓蒙，引動了二林蔗農不斷地訴求與抗爭，終於在 1925 年 10 月 22 日爆發了台灣第一個農民抗暴的民族運動。而且影響逐漸擴大，激勵了全台知識份子的覺醒，起而領導民眾，教育農民，挺身爭取自身的權益；進而領導農民進行一波一波的抗爭，如雨後春筍，引爆了 1925 ~ 1931 年間一連串的農民運動。由此可見二林蔗農事件不僅其來有自，而且對台灣後來農民運動的影響既深且遠。佛書說「邊地中興」。二林僻處窮鄉海隅，竟然在日據的大時代裡肩起了台灣農民抗日的第一聲春雷，這不正好印證了佛書的讖語嗎？

##### 二、文獻探討

二林蔗農事件發生於日據大正 14 年(民國 14 年)10 月 22 日，距今八十餘年，是台灣第一個農民抗暴的民族運動，在近代台灣史上居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凡二林人應該都與有榮焉。只是國內有關這一事件的專書，就只有彰化縣文化局與二林蔗農事文化協會各出版一冊《二林蔗農事件》而已。惟此二書內容偏於事件的報導，缺少縱深的探討與橫面的剖析，誠然是美中不足。其次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的

<sup>1</sup> 謝四海：二林社區大學校長、香草吟社前社長、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常務理事。

<sup>2</sup> 鷓鴣天：詞牌名，分上下兩闋。



《簡吉<sup>3</sup>獄中日記》中簡明仁<sup>4</sup>的「序言」與陳慈玉的「導讀」，曾有不少著墨。尤其後文引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記載著日本官方的說辭，可提供一些印證，頗具價值。其實較值得本文寫作參考的應要算是 2004 年 6 月 22 日大眾教育基金會所出版的《漫漫牛車路》，副題《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書中雖對二林蔗農事件只是輕輕掠過，不過對當年台灣農民運動的記載則頗為詳明，極有考證價值。至於論文，則以張素玢<sup>5</sup>〈從二林蔗農事件到葡農事件〉一文，是專對二林的群性與歷次事件的因果作較詳細的報導與剖析，頗有參考價值。其次是二林社區大學《二林區地方文史專輯》第一至五輯中，有二林蔗農事件的主角李應章<sup>6</sup>、劉崧甫<sup>7</sup>、蔡淵騰等作介紹的專文，有黃煌雄<sup>8</sup>〈台灣近代非武裝抗日之民族運動〉的論述與筆者〈二林蔗農事件文化重現曙光〉的鋪敘等，對事件的價值與紀念意義，剖析相當具體詳實，惟都是零星篇章，畢竟仍是一項缺憾。大陸則不然。最近有李應章(後易名偉光)之子女用心蒐羅，出版了《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下冊，內容可稱宏富，甚至把《二林區地方文史專輯》的相關文章都蒐羅進去。還有其次子李錫愷所撰《台灣蔗農事件外傳》與《一個台灣人》上下兩冊。前者是採小說形式寫成，相當特殊。後書則多屬個人報導。這三書貴在搜集廣泛，系列完整，惟仍以報導的篇章與個人的傳記為主，論述與延展的面項亦不多。

職是，未來對二林蔗農事件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此乃身為二林人所

<sup>3</sup> 簡吉：1903 年出於高雄鳳山，台南師範畢業，後毅然辭掉教職，投入領導農民抗爭運動。1929 年被日本政府逮捕入獄一年多，寫有獄中日記。1951 年因「白色恐怖」而被槍殺。

<sup>4</sup> 簡明仁：簡吉之子，王永慶女婿，現任大眾(電腦)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sup>5</sup> 張素玢：員林人，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sup>6</sup> 李應章：1897 年出生於彰化二林，台北醫專畢業，是台灣文化協會的籌備委員。回鄉開設「保安醫院」。並領導蔗農成立台灣第一個「農民組合」，爭取蔗農權益，發生二林事件後，被捕入獄八個月。後偷渡到廈門、上海，開設醫院，從事反日活動，並加入共產黨，曾任「台灣民主促進聯盟」華東總支部主任委員，更於 1949 年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開國大典」，深以為榮。1954 年因腦溢血逝世。

<sup>7</sup> 劉崧甫是大城潭墘人。蔡淵騰是二林人，是二林鎮農會現任總幹事蔡詩傑的祖父：兩人都是台灣文化協會會員，與李應章、詹弈候、陳萬勤人稱蔗農事件的五虎將。

<sup>8</sup> 黃煌雄：現任三朝元老級的監察委員，專長於台灣史與蔣渭水傳的研究。94 年 2 月曾應邀到二林社區大學作專題講座。



不可推諉的責任。本文只就事件發生的前因與後來對台灣農民運動的影響先作管窺蠡測，期望藉以凸顯事件的歷史意義，也可以鄭重告訴國人，它不是偶然，更非一串鞭炮而已。

### 三、二林蔗農事件本事

西元 1895 年，日本據台之後，即進行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進而要營造「糖業帝國」。所以對台灣製糖的經營不遺餘力，訂定各種辦法，操縱蔗農，實施「採收區域制度」和「產糖獎勵法」，以榨取蔗農血汗。將蔗園畫分區域，歸屬固定糖廠收割，農民不得越區出售。又規定甘蔗不得私自採收，全由會社雇工收割，再由糖款中扣除工資；甘蔗重量由糖廠過磅，蔗農不得參與；價格更是會社按蔗糖銷售情形由糖廠片面決定，一切權利取決於會社。工資可以添油加醋，過磅往往偷斤減兩，蔗價更是一眨再眨。事事壓榨，處處剝削。二林區植蔗農場最廣，日本人將「甘蔗採收區域」分割成南北三區：南面除「源成農場」專屬「三五公司製糖會社」外，其餘蓋屬「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下簡稱林糖）。林糖為台北板橋林家與日本資本家合股所經營，糖廠設在溪州。北面屬「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下簡稱明糖），是日本財閥所經營，糖廠設在溪湖。結果南北兩區蔗價不一樣，明糖甘蔗每千斤 5.9 圓，林糖只有 4.7 圓；而肥料明糖每包 3.3 圓，林糖卻 4.75 圓。兩者一年一甲就差了 170 圓以上（當時一斤肉只有幾毛錢）。「一國兩制，不平則鳴」，當然引起林糖蔗農極度的不滿。而源成農場則屬於佃農契作關係，任割任宰，較無糾紛。

據說當時蔗農懷疑林糖的磅秤信度，三個保正(里長)跳上台車過磅，結果才增加八十斤。可見偷斤減兩的嚴重性。所以二林流行著三句俚語：「第一戇，吃菸歎(吹)風；第二戇，吃檳榔吐紅；第三戇，插甘蔗給會社磅。」第三戇就是指此而言。日後形容商人偷斤減兩就說是「三個保正八十斤」。「由



糖廠過磅(轉載大眾教育基金會《漫漫牛車路》)

小看大」，可以看出日本官商勾結以剝削農民之一斑了。

二林南區蔗農自大正十二年(1923年)起，對於不公不平的採收政策，在二林庄長林爐、公醫許學<sup>9</sup>、大城庄長吳萬益領導下，不斷向林糖提出訴求與抗議，但都不得要領。第二年，再聯合了二林、大城、竹塘、沙山等四庄共 2002 名的蔗農，聯名向臺中州及殖產局陳情，林糖才答應每甲增加五圓作臨時補貼，其實每千斤約只補貼 0.0625 圓而已。但這已是台灣蔗農抗爭第一次成功的案例。這個案例遂成為台灣各地蔗農向當地製糖會社要求提高蔗價運動的開端。據《簡吉獄中日記》導讀中說這種訴求與爭議事件，到 1925 年增至 12 個會社。但這些糾紛後來大多獲得解決。惟獨二林蔗農與林糖的怒火卻還繼續延燒擴大。

很顯然，在兩個採收區一甲地每年 170 圓的懸殊下，五圓的補貼只是杯水柴薪，繼續抗爭是勢所必然。又因林爐、許學、吳萬益都具有官方身份，引起蔗農的猜疑，因而轉向當時回鄉開業的醫師李應章求援。據說當時李應章與許學原本就有心結。因而他就結合二林區「台灣文化協會」會員劉崧甫、蔡淵騰、陳萬勤、詹奕候等人，進行研究種植甘蔗的成本、產值與糖廠收益等資料的分析，認為甘蔗一千斤應該要給 7 圓才合理。於是便開辦「農村講座」，起草《蔗農組合章程》，編寫《甘蔗歌》，教導蔗農吟唱，呼籲農民團結，作為與糖廠交涉的籌碼。1925 年 1 月 1 日就在仁和宮前之廣場，召開「農民大會」，二千多人參加，議決組織「二林蔗農組合」，以代表蔗農與林糖交涉。6 月 28 日正式在「二林酒製造廠」成立「二林蔗農組合大會」，這是台灣第一個「農民組合」(即今日農會前身)，參與的農民計有 404 名。會中選出李應章為理事長，劉崧甫、蔡淵騰、詹奕候為常務理事，陳萬勤、謝黨、謝月、詹忠、洪珍、詹昌寶為監事，另選出代議員五十人。又聘泉風浪(日籍，台南新報記者)、鄭松筠(臺籍，辯護士)為顧問。正式掛牌運作，開啓了台灣農民組織的先河。

蔗農組合成立後，組合蔗農代表先向「林糖」請求提高甘蔗價格，但不被接受；八月又陸續前往北斗郡、台中州總督府請願，但仍然沒有結果。9 月 27 日，二林農民再度集會，議決五大訴求：

<sup>9</sup> 許學：鹿港人，台北醫專畢業，日據大正二年(民國二年)至二林開設「太岳醫院」，第二年被任命為公醫。其父許存德，於二林創立「香草今社」，傳留至今。



採收前先公布價格。

價格由雙方決定。

過磅有蔗農立會。

肥料自由買賣。

應公布肥料分析表。

10月6日，李應章、詹奕候等組合幹部再往「林糖」交涉，遭到拒絕。10月15日，第二次談判又告破裂。組合人士轉而求助於北斗郡守石渡榮吉，郡守亦僅敷衍而已。蔗農眼看甘蔗採收期將至，於是一致聲明：在沒有公布價格前，甘蔗拒絕「林糖」採收，埋下了事件爆發的引信。

而林糖有日本官員做靠山，根本無視二林蔗農之請求，仍依原訂計畫於10月21日雇工到二林竹圍(今香田里)陳琴的蔗田採收，被組合的蔗農們阻止而作罷；並佯稱將等林糖與蔗農協調後才會再來採收，大家也信以為真。第二天，李應章到竹塘看診，詹奕候出差，劉崧甫則留在潭墘家。下午，林糖派了六十餘名委員、社員、工人，到火燒厝洪江崙謝財的蔗園欲強行採收，並有日本遠藤巡查部長(警察局長)率六名巡查及北斗郡特別高等警察支援。二林蔗農得知，就匆匆號召一百多人前來阻止。又見巡查公然袒護林糖，更加氣憤。有人拿土塊，有人拿甘蔗，攻擊採收工人。遠藤見狀，便拔出配劍威嚇，其他六名巡查也拔起劍來。但蔗農並不畏懼，雙方立即衝突起來，其中有蔡琴、謝衢兩人更上前奪下兩位巡查的配劍，還有一位日籍工人與五位巡查受傷。蔗農見事態嚴重，才一哄而散。這就是二林蔗農事件。是台灣史上第一個農民抗暴運動。

日本政府將這個事件視為嚴重的「騷擾事件」。次日北斗郡召集了一百多名巡查，先包圍了李應章的醫院，並逮捕了李應章。接著也捉了劉崧甫、詹奕候等蔗



大正 15 年判刑後蔗農與日律師麻生久(前中)合影前右四李應章，前左三蔡淵騰。右上圈中麻生久  
轉載台海出版社《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

農組合重要成員及事件當天的要角 93 名，都被嚴刑逼供，拷打凌虐，造成有人自殺，有人殘廢。大正 15 年 4 月 30 日，預審終結，被送公判者 39 名，判刑 28 人，緩刑 3 人，最重的是李應章求刑五年。後來 28 人皆提出了上訴。1927 年 4 月 13 日二審改以「妨害公務」減刑判決；三審於 7 月 12 日駁回，刑期確定：蔡琴、謝衢一年，陳法十個月，李應章、謝波、紀金、楊良水、謝龍、謝寶、謝壽、謝龍空等八個月，陳萬勤、劉崧甫、詹奕候、李萬得、謝暹、洪泉、洪雙林等六個月，洪盆、洪萬子、蘇怨、謝決、洪加走、蘇再添等四個月，共判刑了 24 人。二林蔗農事件終以英雄悲劇收場，為台灣農民運動寫下了第一篇光輝的史歌。賦詩為證：

人爲刀俎我爲魚，釣者食無觀有餘。台閩殘苛超日虎，台民台榨奈何如？

## 貳、討論

### 一、二林蔗農事件的時代背景

#### (一)二林人的社會性格

台灣早年漢人移民，大都來自福建、廣東；而閩、粵漢人則大都於戰亂時期從中原移徙而來。千里顛沛，千年流離，本來就歷鍊了隨遇而安、聽天由命的宿命觀。明清以後又移居台灣者，又是萑路襤褸，披荆斬棘，歷經滿清、日本的統治，更塑造了逆來順受、守法守分的順民性格。其間雖然曾經發生幾次民族抗爭運動，如清代的朱一貴事件<sup>10</sup>、林爽文事件<sup>11</sup>、戴潮春事件<sup>12</sup>，日據時代的苗栗事件<sup>13</sup>、噍吧哖事件<sup>14</sup>、霧社事件<sup>15</sup>，不幸都壯志難酬，曇華一現而已。

台灣歷來都是以農業爲主的社會結構，形成地主與佃農關係的傳統模式，貧富懸殊很大。在日據以前的佃農，能夠受教育的寥寥無幾，知識貧乏，文化刺激又少，長年只是反復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樸生活。不只是看天吃飯，而且還要仰著酷吏的臉色、雇主的鼻息過日子，安

<sup>10</sup>朱一貴，明末由福建移居今高雄，養鴨有成，人稱鴨母王，1721 年(康熙 60 年)率眾反清，攻陷台灣府城，50 多天後被清運瓦解。

<sup>11</sup>林爽文，今台中大里人，天地會領袖，1786 年率部眾造反二年，全台幾乎淪陷。

<sup>12</sup>戴潮春，今台中北屯人，八卦會領袖，1862 年率部眾造反五年，波及新竹至嘉義。

<sup>13</sup>苗栗事件，1913 年，由羅福星所領導，失敗後被判處死刑者有二十人。

<sup>14</sup>噍吧哖事件，1915 年，噍吧哖在今台南玉井，由余清芳所領導，被處死一百餘人。

<sup>15</sup>霧社事件，1930 年霧社原住民擊殺運動會日人 134 人，失敗後被屠殺九百餘人。



分、認命、沉默、忍耐，都被視為當然，被歧視、欺蒙、壓制、剝削，都只能忍氣吞聲，無奈地承受著，甚至有的無知無覺，茫然無措，一切視為當然。可以美名曰「良民」、「順民」，更符合國父所謂的「次殖民」性格。兩三百年來，台灣的小農民就這樣一代一代「可憐」地過生活，「悲哀」地傳承下去，這就是台灣早年農民所扮演的悲情連續劇。

但二林人可不同！二林僻處彰化西南之海隅，濁水之溪北，長年是個傳統的旱耕地帶，風頭水尾，荊棘叢生，沙丘處處，冬則沙害，夏則水患；農民必須看天種植，與地爭利。而濁水溪年年氾濫，每每淹沒村落，族群年年遷徙流離。像 1898 戊戌年大水災，就把聚庄於二林東北一帶的「大突陳」沖得七零八落，今日的萬興、草湖、頂厝、萬合、丈八斗、挖仔、梅芳等的「鑾井陳」，都是當年拜水災之賜而遷移散居的。所以二林區先民之「以啓山林」，實在較其他地區還要倍嘗艱辛。因此，逐漸磨鍊出堅毅不拔，不向惡劣環境低頭的韌度。筆者於民國 86 年甫出而推展二林文化之際，曾詠有〈觀二林史有感〉一首，是有感而發的。詩云：



林本源會社長林熊徵

古見二林名，長年沒棘荆；  
風沙橫地斷，庶眾共天爭。  
荒漠成仁里，邊鄉躍俊英；  
回頭藍襖路，肅穆有餘情。

濱海地帶原來以天災為多，日本據台以後，又加上人為之禍。因為日本總督府每每為虎作倀，縱容官衙與財閥勾結，廣置製糖會社，強購農民田園，開闢私營農場，二林區就有「源成農場」、「明治農場」、「辜家農場」<sup>16</sup>；糖廠除上述「溪州糖廠」、「溪湖糖廠」外，還有「源成糖廠」以及「辜家糖廠」。如三五公司開闢「源成農場」，就是透過官廳的公權力向農民施壓，強行賤購土地，造成二林人極度的不滿。而透過公權力，強行分割區

<sup>16</sup>辜家農場：鹿港辜顯榮家族所經營，農場從鹿港、福興、草湖，再橫跨萬合一帶。



域，規定農田必須種植甘蔗，則以林本源製糖會社為烈。他們訂定種種壓榨的法規與剝削的制度，苛刻殘酷，造成農民與會社之間長期的利害糾結與衝突，漸漸地使二林人跳出了「安於天命、逆來順受」的保守藩籬，孕育了剛毅、堅忍與不屈不撓的個性，也培養了彼此扶攜、互助合作的團隊精神。是以二林人除勤儉淳樸、刻苦耐勞的習性外，民性強悍，民情豪放，擅於求新與求變，勇於訴求與抗爭，所以在台灣發展史上，二林農民時常發出一陣陣的不平之吼，創造了一波波的社會運動。人情諤諤，史蹟斑斑。這是地域環境長期淬礪所塑造出來的特殊社會性格。

其實，日本政府羽翼下的各地糖廠，無不極盡剝削之能事，非獨二林而已。但全台的蔗農都只是默默承受，唯獨二林的蔗農勇敢地揭起第一竿，轟轟烈烈掀起了台灣第一個農民抗爭的運動史。直至二十世紀末葉，世界各國紛紛棄農業於不顧，而簽訂了W T O協議。韓國農民曾為此而群起抗爭，至於頭破血流，甚至成千成百遠赴香港作街頭抗議。但我們台灣的農民仍然無知無覺，無聲無息；寥寥到香港作陪的，全是大學生。但也

唯獨二林的年輕人楊儒門勇敢地站出來，以身試法，用「白米詐彈」力諫。其實在此之前，二林的葡萄農、酒農已曾一波波地怒吼與抗爭。再往前追溯，日據時代約西元 1923~1930 年間，是台灣農民抗爭運動最蓬勃的時期。據張素玟教授〈從二林蔗農事件到葡農事件〉一文統計，這時期台灣較具規模的農民運動共有三十二件，在台灣三百多鄉鎮中二林就占了四件，是全台之冠。而據筆者再統計 1930~1990 年間，全台農民抗爭七大件中，二林農民也佔了四件<sup>17</sup>。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二林農民之易於義憤，勇於訴求，敢於抗爭，應是長期淬礪所塑造的特殊社會性格使然，絕非偶然。可見台灣第一個農民運動發生於二林，不僅有其歷史淵源，而且更是前仆後繼，代有「義」人出。謹賦詩為證：

疾風陶勁草，礪地淬農豪；



詐彈客楊儒門 93 年攝  
(民主行動聯盟提供)

<sup>17</sup>請參見：四、二林蔗農事件對台灣農民運動的影響之(六)



島國民情順，二林義氣高。

日人頻壓榨，蔗眾不馴撓；

抗暴誰先舉？濱鄉樹聲旆。

## (二)日本壓榨的糖業政策使蔗農哭訴無門

西元 1895 年，日本占有台灣後，就開始規畫「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殖民地經濟政策，積極展開改革農業、調查土地、訂定法規、興修水利等措施，期以台灣生產的稻米、蔗糖供應母國日本。在這種一廂情願的策略下，本來就隱藏了壓榨的陰謀與剝削的心機。

當年傳統的台灣農民，多數屬於小面積耕作的零散式之佃農，土地所有權大都集中在大地主的手裡，小農民的生活原本就極為艱苦，家家終年辛勞，上不足以養父母，下不足以蓄妻子。日本據台以後，在發展台灣成為「糖業王國」的目標下，積極推展大型農場政策，採公有、私有的兩手策略：一方面搜刮未經登錄的小農民土地，興建所謂「公有農場」；一方面鼓勵退休的日本官員賤購土地，勾結台灣既有的地主、資本家，設立「私有農場」，層層剝削小蔗農。而且官商結合成龐大的財團勢力，紛紛在各地建立了新式的糖廠。1900 年，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正式成立，宣告台灣進入工業化時代，完全只以發展糖業為指標。鹽水港、鳳山新興、溪湖明治、溪州林本源、新高、台中帝國、虎尾大日本、東洋等新式糖廠就應運而生，無數黑黝黝的煙囪就矗立於西部中南平原了。

1902 年，總督府公布「糖業獎勵規則」，主要在提升蔗糖的生產技術，對蔗農一無好處，剝削制度則更為嚴重，如「指定原料採收區制」規定蔗作不得越區外賣，等於把蔗農賣身給指定的糖廠。更有甚者，又規定收購價格由糖廠決定，秤重則蔗農不得參與，採收由糖廠雇工而蔗農出錢……種種荒唐的壓榨手段，可說無所不用其極。而且各糖廠採收區的手段也不一致，如中部各糖廠採收價有至每千斤 7~8 圓的，但南部新興糖廠只約 3~4 圓而已。而二林區的收價卻與南區差不多。既不合理，又不公平。但老百姓哭訴無門，長年就這樣淒慘、窮迫地過著沒有陽光的日子。根據當時《台灣民報》計算，蔗農一甲地兩年的辛勞只有淨餘 10 圓，約等於一個蔗農 50 天的生活費。作家楊達<sup>18</sup>曾這樣描述：「天天所食是無米的蕃薯

<sup>18</sup>楊達：作家，1905 年出生於台南新化，日本大學文藝科畢業。回台後曾參加農民

籤飯，罕有的鹹魚便講是有點奢侈了。」從日本實施種種不公不義的壓榨手段看，對於勇於訴求與抗爭的二林人而言，當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 (三)李應章革命思潮的引導與台灣文化協會的鼓吹

二林蔗農事件的爆發原因雖多，其中最關鍵的人物是李應章。他從小聽祖母講述日本人占領台灣的殘暴情形，就種下了反日的情緒。就讀彰化商職時就時常到圖書館閱讀北京出版的進步雜誌《新青年》，作文課曾寫了一篇〈嗚呼慘矣哉〉，悼念余清芳的礁吧咩事件，差點被開除。後來就讀台北醫專時當班長，曾組織「弘道會」，準備進行反日活動。1919年又受到北京「五四運動」思潮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曾與同學祕密舉行了「島恥紀念日」集會。次年畢業的「修學旅行」，他發動一反過去到日本的慣例，改往國父革命的根據地廣州。1921年初，他與台北師範謝春木<sup>19</sup>發起召開「全本島人學生大會」。從這些麟趾鳳爪，可以看出李應章自年輕就長於組織，善於領導統御，而且早就萌生了革命的細胞。所以整個求學過程，都不斷地醞釀著反日情緒與民族革命的思潮。

其實最關鍵的應是1921年三月，李應章醫校畢業，四月就與同學在台北組織「全台灣青年會」，前去向社會名流林獻堂<sup>20</sup>、林熊徵<sup>21</sup>等募款，認識了蔣渭水<sup>22</sup>、蔡培火<sup>23</sup>，因理念相近，相談甚歡。蔣提議將「青年會」擴大為「台灣文化協會」。結果同年十月就正式成立大會，推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理事兼幹事。李應章則擔任理事兼二林地方幹事，便開始推展台灣文化的啓蒙運動。從此，台灣各地的文化支會、詩社，如雨後春筍地茁長開花。所以李應章出發的一小步，形成了台灣民族運動的一大步。

李應章是獨子，早於1919年結婚，故醫校甫畢業，就奉父母之命，回二林開業「保安醫院」，同時便在地方展開反日的宣傳。當時台灣種蔗

---

組合，曾辦過刊物與報紙。因白色恐怖入獄12年，著有《送報伏》、《羊頭集》等。

<sup>19</sup>謝春木：1902年生，芳苑路上人，是二林農校前校長謝悅之弟。台北師範畢業，保送東京高等師範。曾參加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1951年赴大陸，曾任中共政協。

<sup>20</sup>林獻堂：1877生，台中霧峰人，台灣文化協會創會長。

<sup>21</sup>林熊徵：1888年生，台北板橋林家長房，曾任林本源製糖會社副社長。

<sup>22</sup>蔣渭水：1891年生，宜蘭人，台北醫校畢業，在台北開業，一生為反日運動而出錢出力。

<sup>23</sup>蔡培火：1899年生，北港人，東京高等師範，文化協會創會員，曾任立委。

面積約占 20%，蔗糖達總輸出的 47%。可見日本人對蔗糖的經營可說不遺餘力，而且成效卓著。其中二林區種蔗面積達 50% 以上，因此受壓榨的人口更多更慘。1923 年，李應章結合地方文化協會士紳詹奕候、劉崧甫、蔡淵騰、陳萬勤等會員，組織「農村講座」，下鄉巡迴演講，教導農民最起碼的新知識，宣導日本官商壓榨蔗農的不公不義之實情，獲得很大的回



李應章(大正 14 年攝) 李應章在獄中情景 劉松甫(劉揚仁提供)  
轉載台海出版社《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

響他並親自編了〈甘蔗歌〉，教導蔗農歌唱，喚起大眾的共同心聲，激起反日的昂揚情緒。開啓了日後反日的先聲。1925 年 4 月 19 日，邀請「台灣文化協會」會長林獻堂一行人到訪，開演講會，更提高了二林區農民的民族意識與向心力，為後來的「蔗農組合」灌下了堅實的能量，也為「二林蔗農事件」播下了蓬勃的種子。

據說，林獻堂蒞臨的那一天，民眾都自動前來迎接，滿街滿巷，千頭鑽動，萬民空巷；鄉下的鑼鼓也全出籠了，喧天價響，真如迎神賽會一般，熱鬧程度為二林之所未見。演講會場是在一家碾米工廠，只能容納三、四百人，但屋外的人數竟超過十餘倍。可見這次演講影響之深且廣了。

#### (四)國際共產鬥爭思想的啓蒙與誘發

從國際情勢看，1917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建立了共產黨政權，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並積極向世界各國滲透與推銷。鄰近的中國、日本，當然首當其衝。日本共產黨成立於 1922 年 7 月 15 日，主張日本應自台灣撤軍，讓台灣獨立。除暗中積極扶植台灣共產黨外，且與左傾的日本勞動農民



黨，介入了台灣的農民組合，影響很深。李應章醫專時就閱讀了不少日本左派的書刊，對馬克斯的思想頗為嚮往。這可能也是他後來偷渡大陸的動機之一。當時倡導鳳山農民組合的簡吉與大甲農民組合的趙港<sup>24</sup>，都曾一再勸阻他留在台灣一起奮鬥，他並不為所動。再由後來他在上海於未解放前，熱心積極地為地下的共產黨員掩護與奔走，更可見一斑。

再從李應章介入二林區蔗農的陳情案件後，結合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積極研究種蔗的成本，編寫甘蔗歌，舉辦農村講座，動員基層種蔗群眾，激發敵愾同仇的情緒。從這些運作的履痕，都可以嗅到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鬥爭的氣息。再由「二林蔗農組合」成立時，就聘台南新報日籍記者泉風浪為顧問。二林蔗農事件發生後，日本勞動農民黨立即派了麻生久、古屋貞雄、布施辰治等三位律師來台義務辯護，甚至作巡迴演講。可以看出國際左傾思潮影響了二林區蔗農的思想與奮鬥，播種了農民「捍衛自身權益，反抗會社剝削」的鬥爭種子，誘發了農民日後一波波的訴願與抗爭。

#### (五)日本剝削下的農民形成風雨欲來的情勢

所謂「軟土深掘」，日本官商結成一丘之貉，一則大權在握，有恃無恐；一則見台灣順民軟弱易欺，便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譬如日人藉「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把許多登錄不明的農民耕地都橫加掠奪。又如被大水氾濫沖毀的農地，也不准農民重新登錄，如 1898 年虎尾溪的氾濫就是如此。甚且官商聯手，霸佔了農民不少土地，二林的「源成農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更可恨的是後來台灣總督府為了安撫精簡人事而被令退職的日籍官員，將原來租給農民的官有土地，全部改租給他們，使得全台有 16,793 戶，計 91,658 人的生活頓失憑依。《台灣民報》曾痛切地指出：「壹千餘戶的家族生活問題，輕於五戶退官者的總地主的享樂嗎？」這等措施，牽聯土地之廣，影響民生之大，只是像山洪之未爆發而已。

這樣在糖廠會社無理的剝削厭榨下，各地蔗農覺醒的哀號與呼聲，此起彼落，紛紛串連，形成風雨欲來之勢。譬如，1924 年 8 月，彰化郡線西庄就成立了「甘蔗耕作組合」；1925 年初，嘉義郡新港庄也成立類似組織。但都不堪一擊，經不起日人的安撫與脅迫，不久便灰飛煙滅了。同年 5 月，

<sup>24</sup>趙港：1904 年生，台中大甲人。終身奉獻於台中地區的農民運動，後來被日本政府判刑 12 年，光復後，「二二八事件」中被判死刑。



南台灣首富陳中和家族，擬將鳳山郡七百甲地轉給新興糖廠做蔗園，引起原有佃農的不滿，組織「佃農組合」來抗爭，迫使糖廠讓步。但佃農目的達成，組合也解散了。同年，總督府限制員林青果社的芭蕉自由輸出，6月28日也爆發蔗農的抗議事件，但最後卻不了了之。這些風潮，雖然都未成氣候，卻間接刺激了農民的覺醒，敢於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而蠢蠢欲動了。由今看古，由古思今，不禁填曲為證：

俺曾見蓬壺玉殿虎當道，剝削蔗農官商飽。誰知曉惡有惡報：眼看他闢農場，眼看他吞甘蔗，眼看他落跑了！如今社會繁榮，誰不羨我寶島？將五十年發展看俏，謔一曲台灣好，願高聲唱到老！

## 二、二林蔗農事件對台灣農民運動的影響

### (一)激勵知識分子站出來，為農民前鋒

台灣早年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知識分子大都出身於工商或大地主家庭；佃農子弟根本進不了私塾，日人據台後雖設公學校，能入學的仍為數不多。而日本官商勾結所剝削的也大都是窮農階層。二林區的社會結構也不例外。惟二林人具有特殊的社會性格，鄉紳出智，農民出力，不平則鳴，逆來則反彈。當時領導蔗農的都是地方望族，有所謂「五虎將」：李應章是醫生世家，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國學造詣亦高。詹奕候曾遊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蔡淵騰既習於私塾，又公學校畢業，是香草吟社成員。劉崧甫<sup>25</sup>長於私塾家庭，有家學淵源，中、日文的俱佳。陳萬勤是嘉義農校畢業。要之，五人都是大地主，他們儘可在家享受榮華富貴，為什麼要甘冒大不韙，出來領導蔗農抗爭呢？這就是二林的讀書人對民族意識的執著。所謂「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懷抱著「以天下民物為己任」的使命感。不忍見蔗農同胞受苦受難，所以不畏強權，不計後果，毅然挺身而出。讀書人這種「憂以天下」的典範，誠然感動了當時全島的知識份子。

二林事件發生後，彰化賴和<sup>26</sup>醫師曾就寫一首〈覺悟下的犧牲〉寄給二林蔗農同志。詩中一再呼喚著：「唉！覺悟下的犧牲，覺悟地提供了犧牲。我的弱者的鬥士們，這是多麼難能！多麼光榮！」感動之情溢乎言表。而影響最深、響應最烈的要算鳳山簡吉。他是台南師範畢業，原是一位小

<sup>25</sup>劉崧甫：曾留有日文的《獄中日記》。

<sup>26</sup>賴和：字懶雲，1894年生，彰化市人，台北醫學校畢業。今人稱現代文學之父。



學教師，因他曾數度前來二林，被二林人所感動。更常陪李應章等到處演講。1927 年 4 月 20 日就陪李應章在二林農校作夜間演講，一起被警察拘捕。他看到「二林蔗農組合」發揮了如是的統合的力量，就毅然決然辭掉教職，投身領導鳳山地區的農民運動，成立「鳳山農民組合」，串起了全台農民運動的處處煙火，成就最大，功績厥偉！

其他，像領導大甲農民組合的趙港，是台中一中畢業；領導屏東潮州農民組合的陳崑崙<sup>27</sup>、陳德興<sup>28</sup>，分別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與台南師範；領導嘉義農民組合的侯朝宗<sup>29</sup>，也是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在在都是一時之秀



1927 年 4 月 20 日簡吉(左)陪李應章到二林農校演講後被捕

上左簡吉、右趙港。

下左楊達、右陳崑崙。

轉載大眾教育基金會《漫漫牛車路》

轉載《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

與不可多得的知識階層。而名作家楊達於 1927 年留日一歸來，也立即加入簡吉的「鳳山農民組合」。這都是知識分子覺醒的力量，而也使他們的學識理論能在「農民組合」運動中找到了實踐的空間。

<sup>27</sup>陳崑崙：1905 年生，屏東崁頂人。學生時即加入文化協會，創潮州農民組合。

<sup>28</sup>陳德興：1906 年生，屏東潮州人，潮州農民組合教育組長，1931 年被捕死於獄中。

<sup>29</sup>侯朝宗：1905 年生，嘉義六腳人，曾任全島大會第一任書記長，因 212 事件入獄。



陳芳明教授〈日治下左翼運動的實踐者〉以爲二林蔗農事件是「台灣歷史第一次見證到知識分子在階級運動中起了積極的作用……，農民運動開始有策略、有方向、有階級意識，無疑是以二林事件爲起點。這次的星火並未被撲滅，反而引起連鎖反應」。可見二林蔗農事件的號角，確實敲醒了讀書人的良心，把他們激勵了出來，爲農民前鋒，爲農民而奮鬥。

## (二)舉辦「農村講座」教育農民，成爲台灣農民運動的重要模式

李應章從 1923 年 9 月起，就邀集文化協會會員，進行農業調查研究，搜集資料，算出各種作物種蔗收成比較表、各地物價和每年糖價比較表、多少甘蔗軋出多少糖、糖廠利潤和蔗農收入比較表，讓蔗農知道被製糖會社剝削的嚴重性。另方面開始組織「農村講座」、「農村夜校」，下鄉作巡迴演講會，直接與農民接觸，讓資訊閉塞的農民知道捍衛自身的權利。同時還編寫〈甘蔗歌〉教農民歌唱，喚起蔗農的悲情。由於他們敢公然地批評日本政府和糖廠的種種不是，在農民受盡欺壓、屈辱的時刻，當然獲得熱烈的回響。聽說每次聽眾都擠滿了會場。因爲日本人規定不得在戶外辦理，警官容易監視、干涉與跟蹤。據 1925 年 12 月 20 日《台灣民報》曾報導在二林演講時的一段佳話：「於詹氏(應是詹奕候)演說勞動組合論之際，突然有一警官立在講座邊叱曰：『不可恣意言之。』當時聽眾失聲大笑，而詹氏泰然自若，滔滔不斷……」滴水觀海，可以看出這群讀書人的凜然風骨與無畏無懼的氣魄。這種風骨與氣魄，怎不震撼人心？怎不激起了台灣知識分子的反省與覺悟呢？

因爲二林蔗農組合這項「農村講座」，對農村教育相當成功，使舉台各地的「農民組合」紛紛效法，後來就成爲「台灣農民組合」教育群眾最直接之方式，也是最常見的活動。據「鳳山農民組合」的資料，簡吉每次在鳳山附近村落巡迴演講，都選在民宅或廟內，空間雖小，但總有數百群眾到場聆聽，說到激動處，往往台上台下同聲憤慨與叫好。此時「臨監席」上的警官便立出聲喝止；若場面一時無法控制，便發出「解散命令」。解散後，群眾便三五成群，以聊天、散步、賞月、乘涼爲藉口，徘徊於會場外，簡吉就適時加入行列，繼續開講。據說，簡吉之所以能成爲「台灣農民組合」的龍頭原因之一，因爲他是「鄉村演講會」的高手，很受各地農民的歡迎，因此對台灣農民運動的影響也最大。



### (三)二林事件的日本律師作巡迴講演，對農民的覺醒最具震撼力

在 1926~1927 年，二林蔗農事件公審期間，日本勞動農民黨遣派麻生久、布施辰治兩位律師來台為涉嫌人作義務辯護。簡吉、趙港等就趁機安排他們到全台各地作巡迴演講，由簡吉翻譯，呼籲農民團結一致，對抗資本主義和地主的宰割。譬如，布施辰治來台不到十天，在 225 小時中就奔走台灣南北 21 處，抵台第一站在基隆聖公廟演講的場面上度過，對台灣農民運動的付出，殫心竭力，精神令人敬佩。從大眾教育基金會《漫漫牛車路》所載的資料看，1926 年鳳山農民組合歡迎麻生久的場面，相當龐大，看相片(不很清晰)至少在 60 人以上。布施辰治抵台的第一場演講會是在基隆聖公廟的廟埕，人數應在百人以上。1927 年 3 月 22 日是在豐原一個廟埕，3 月 23 日夜在新竹公會堂，民眾都人山人海(相片都不清晰)。而二林事件第一審公判後，麻生久曾與所有被告合影(1926 年 8 月 30 日)，第二審公判後，布施辰治、簡吉曾連袂至二林探訪，並與大家合影(1927 年 5 月 25 日)。



上圖是二林事件的日本律師布施辰治抵台第一站在基隆聖公廟演講的場面



上圖為布施辰(前排中)治演講後與蔗農組合幹部合影：  
前排左李應章、前排右謝春木(謝悅校長之弟)  
後排左二為簡吉(轉載大眾教育基金會《漫漫牛車路》)

李應章在〈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中說：「在第二次公審之



前，我和台農民組合的簡吉陪布施律師到各地講演，控訴日本的殖民統治。」(照片裡作陪的還有謝春木)，更可以得到印證。再由巡迴演講場次之多，參加農民之眾，就可以看出對農民覺醒的震撼力之大。公審結束後，1927年5月4日再換派古屋貞雄律師來台，並長駐台中開業。主要在指導全台農民組合的擴展、整頓以及戰術訓練，以結合階級鬥爭的戰線。他一直留到戰後才回到日本，對台灣農民組合的貢獻可以說最大。

#### (四)喚醒沉睡的農民，勇於為自身的權益挺身出來抗爭

1924年，二林區蔗農在二林庄長林爐、公醫許學等向林本源爭取每甲增加五圓作臨時補貼，數目雖小，但這個成功的案例遂引發了全島12個會社之蔗農的抗爭。1925年6月28日「二林蔗農組合」的成立運作，引起全島農民的側目。接著10月22日「二林蔗農事件」的震撼，對向來沉默、順從的台灣農民來說，簡直是當頭棒喝！據說，當各地的農民看到《台灣民報》的相關報導，無不猛然地驚醒：「老百姓可以這樣嗎？」接著又自問「二林人能，為什麼我們不能？」從此，台灣窮困的農、工階層漸漸地甦醒了、覺悟了，漸漸地化被動為主動，轉沉默為義憤，敢爭辯，敢訴求。又經當地的知識分子登高一呼，終於海浪盪漾了，山洪爆發了。各地農民組合紛紛成立，到處舉辦「農村講座」、「演講會」，會場總是人山人海；每次抗爭雖然遭到取締、逮捕，但農民無畏無懼，前仆後繼。像兩次的「中壢事件」就被捕了118人、判刑88人。「新竹騷擾事件」也有107人被捕，71人被判刑。但各地的農運仍然方興未艾，不可抑遏。再就組合人數看，1927年12月4日，「台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台大會組員已經達21,311人，而有八百多人出席大會。至1928年12月30日第二次大會時，組員又增加了三千餘人。這股勢力的增長，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評估，不得不改弦更張。而李應章出獄後，繼續領導二林蔗農，改採拒種甘蔗的不合作主義，使得林糖不得不屈服，多少正視農民的訴求了。





至 1928 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 25 處組織圖轉載台海出版社《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



### (五)開啓農民組合的先聲，帶動全台的雨後春筍

1925年6月28日，「二林蔗農組合」成立，會員達404人。開啓了台灣「農民組合」正式運作的先河。在這之前，雖然也有類似的組織行動，卻都在當地糖廠會社的或懷柔、或壓制下而無疾而終。因此，「二林蔗農組合」的成功，無疑給台灣農民打了一劑強心針。之後，組合又為蔗農的權益到處奔走請命，確實為「農民組合」樹立了有力的典範，終至釀成了「二林蔗農事件」，揭開了台灣第一個農民抗暴的民族運動，更引發了全台農民的覺醒。最先響應的是高雄簡吉所領導的「鳳山農民組合」，於同年的11月15日成立。次年的6月6日，台中大甲在趙港等人的策動下也成立了。接踵成立者有曾文、虎尾、嘉義、麥寮、北門、新營、東港、澎湖、中壢、大屯……，從此如雨後春筍般快速發展起來。至1926年6月28日，簡吉、趙港諸人為了加強統合全台各地農民組合的力量，於鳳山成立「台灣農民組合」，以簡吉為中央委員長，草擬綱領，發表宣言，為全台的農業問題而效力，其他各地的組合稱為「支會」。至1927年12月4日第一次全台大會時，已有26個支會。至次年底第二次大會時，已增至30個支會。這些「農民組合」就成為台灣光復後的農會組織奠下很堅實的基礎。而「二林蔗農組合」也在1927年6月9日正式更名為「二林農民組合」，成為「台灣農民組合」的支會。由此可見，由於二林蔗農事件的一聲春雷，竟然引爆了全台灣風起雲湧，遍地雷光電火。

### (六)「二林蔗農事件」一聲春雷，引爆台灣一連串的農民運動

1925年10月22日的二林蔗農事件，前後被捕93人，三審定讞被判刑24人。從事件發生，經一審、二審，到三審定讞，歷時將近兩年。期間《台灣民報》都逐一詳實報導，更作了兩期的專刊報導。在當時資訊不很發達的時代，可以說是台灣農民的第一聲春雷，一時轟動全島。這種無畏犧牲的精神，促發了全台灣知識分子的覺醒，引領了農民毅然地站出來對抗日本強權。對日後的台灣農民運動起了帶頭羊的作用，促使1927至1931年間全台爆發了一連串的農民抗爭。其中以1927年最為頻繁、最為激烈。據大眾教育基金會《漫漫牛車路》的統計，全年在農民組合的指導下所發動的抗爭，高達344件。大都是以減低田租、反對收回耕地為訴求。所用的方法則以訴訟、設立假債權、拒納租金、陳情、交涉等非武力手段



爲多。結果有 179 件以妥協收場，有 57 件降低了租金。可見當時農民組合所發揮的力量是不可小覷的。而以示威、遊行、圍堵、抗議、暴力等武力型抗爭也不在少數，這些運動的精神，一直延伸到光復後的「五二〇事件」、「葡萄農事件」、「併吞農會信用部事件」、「白米詐彈事件」等等，可說都可以窺見「二林蔗農事件」的影子。

下列就列舉從「二林蔗農事件」後至今所發生而聲聲大者的十八件農民抗爭事件，其中包括國民政府時代六件：

鳳山事件：1926 年 9 月 21 日晚，高雄「鳳山農民組合」舉辦演講會，遭日本警察取締而爆發衝突。簡吉、黃石順等八位幹部被捕入獄。

大肚庄抗議強占土地事件：1926 年 4 月～1927 年 1 月，一批日本退休官僚，勾結總督府，強迫大肚庄 73 戶農民交出土地。趙港聯絡鳳山組合支援，成立「大甲農民組合」，進行罷課、罷工、不繳稅活動，與之抗爭。

大寮庄抗議強占土地事件：1926 年 3 月～10 月，一批日本退休官僚，勾結總督府強迫大寮 82 戶農民交出土地，引起抗爭。

屏東抗議強占土地事件：1926 年 3 月～10 月，一批日本退休官僚，勾結總督府強迫潮州寮、六龜 40 戶農民交出土地，引起抗爭。

虎尾郡抗議強占土地事件：1927 年 4 月～8 月，一批日本退休官僚，勾結總督府強迫虎尾、崙背、麥寮等 87 戶農民交出土地，引起抗爭。

東石郡抗議強占土地事件：1927 年 4 月～8 月，一批日本退休官僚，勾結總督府強迫東石郡義竹、過路子等 200 戶農民交出土地，引起抗爭。

第一次中壢事件：1927 年 7 月 30 日，台灣農民組合中壢支部，向日本拓殖會社抗議租金與肥料價格太高，發動示威，衝突連連。後來日警於 7 月 27 日逮捕 6 名農民。7 月 30 日，農民組合更發動強烈抗爭，甚至發生流血。結果 83 人被捕，後被判刑 33 人。

辜顯榮二林農場紛爭：1927 年 11 月 5 日，辜家原來在二林太平路以北承接 292 甲土地，租給佃農種植甘蔗，設置糖廠。後來在沒有告知佃農下，就轉賣給「鹽水港製糖會社」，引起不滿，佃農拒繳春季租穀。官方立即查封當季稻穀，「二林農民組合」便動員包圍鹿港辜家，結果莊萬生、謝財神、張福星等 5 名帶頭者被捕。



新竹騷擾事件：1927年11月27日，新文協在新竹市西門媽祖宮前召開聲援「反對土地及產業政策」大會，率三百多人向郡役所示威，並丟石頭。結果有107人被捕，71人被判刑。

第二次中壢事件：1928年8月9日，日警下令解散中壢及桃園農民組合，但「中壢農民組合」又重新掛牌，遭到取締而爆發衝突，農民包圍警所。後35人被逮，判刑22人。

二一二事件：1929年2月12日，日本政府爲了不讓「台灣農民組合」繼續發動抗爭，設立「台灣特別高等警察」，全面鎮壓搜索台灣農民組合機構，一舉逮捕59人，拘押三百多人，最後只12人遭起訴。簡吉判刑一年入獄。又因「台灣農民組合」成員趙港、陳德興等日漸左傾，最後與台共連成一氣，在日本積極剿共政策下，組合幹部陸續被捕，所以1931年以後，「台灣農民組合」形同瓦解。



1928年12月30日「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會員大會的歷史性紀念照。  
(轉載大眾教育基金會《漫漫牛車路》)

大湖、永和山事件：1932年3月12日~9月22日，這是台灣共產黨在苗栗地區所發動的農民起義事件。結果被捕近百人，主事劉雙鼎、郭常、邱天送等三人被拷打至死，有34人被判刑。

溪湖糖廠撤消佃農糾紛：1947年1月28日，台灣光復後，溪湖糖廠片面撤消佃農租約，以銃器(槍枝)強押還在耕作的二林大排沙農民至糖廠，引起三百多村民的不滿與聲援，才召開協調大會。



五二〇農民抗爭事件：1988 年 5 月 20 日，由雲林縣農權會林國華會長等人，策動雲、嘉、南十多縣市的十萬農民北上，爭取農保等六大訴求，與警察發生嚴重暴力衝突，上演街頭巷戰。結果有林國華、蕭裕珍、邱鴻泳等 93 人被提起公訴。

二林葡萄農抗爭事件：1979 年公賣局與二林地區農民訂定葡萄契作，以十年為期。但農民卻一直增廣種植面積，所以年年要求酒廠收購超產葡萄，也年年發動千人抗爭，以 1995 年 8 月 24 日圍堵省府，發生警察掛彩最為激烈。十次抗爭簡述於下：

- 1989.8.11：兩百部卡車將葡萄運至南投酒廠，要求收購超產葡萄。
- 1993.8.10：32 部遊覽車千餘葡萄農至公賣局，要求收購超產葡萄。
- 1993.8.12：千餘葡萄農至南投酒廠陳情，要求同意收購超產葡萄。
- 1994.7.11：一大群葡萄農至省公賣局，抗議暫停收購超產葡萄。
- 1995.7.29：兩千餘葡萄農至南投酒廠，抗議作業不公。
- 1995.8.18：兩千餘葡萄農往台北公賣局抗議酒廠工會拒收葡萄。
- 1995.8.24：千餘葡萄農為收購問題進行抗爭，圍堵省府，情緒失控，爆發嚴重衝突，多位警民掛彩。
- 1996.2.10：公賣局查緝私酒，近百果農圍堵公賣局。
- 1996.7.18：葡萄農向立法院、省議會陳情，希望延長葡萄契作期限。
- 1997.12.1：葡萄農抵制釀酒葡萄採標購制，全省發酵。

二林抗議取締農民私釀事件：2003 年 1 月 10 日，由二林社區大學學員所組成的「彰化縣釀酒觀光協會」，抗議政府因宜蘭假酒毒死人事件，政府就肆行搜索私釀農家，威脅到葡萄農自釀自飲習俗，該會號召全國葡萄農二百多人到立法院舉行「釀酒除罪化公聽會」事件。

抗議政府併吞農會信用部政策：2003 年，執政黨藉實施第一金改之名，併吞弱勢農會信用部之實，引起全國農會聯合發起「與農共生」活動，於 2003 年 11 月 23 日，發動 30 萬農民上台北大遊行。

楊儒門白米「詐彈」事件：2003 年 11 月～2004 年 11 月，二林趙甲里青年楊儒門，為台灣加入 WTO 影響農民生計，呼籲政府挽救農民困境為訴求，放置了 17 次的「白米詐彈」。他並於 2004 年 11 月 25 日自首，引起二林鄉親、學界、農運人士不斷地聲援。結果初審判 7 年 6 個月，二



審改判 5 年 6 個月，至 2007 年 6 月獲特赦。

### 三、大眾教育基金會的「殖民地上的一聲春雷」又促使二林蔗農事件文化重現曙光

在日據時代領導農民運動，成就最大、貢獻最多的應是簡吉。但簡吉最後卻不是死於日本人的手中，而是死於國民政府的槍下。這是歷史公案，在此我們只根據史料加以陳述。1931 年，日本當局大肆搜捕台灣共產黨員，簡吉被逮而判刑十年。根據《台灣歷史辭典》載：「1945 年 8 月(台灣光復)後，簡吉歷任三青團高雄分團書記、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台灣革命先烈救援會總幹事。1947 年『二二八事變』時與張志忠在嘉義組織『自治聯軍』，1949 年 10 月擔任中共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1950 年初被國府當局逮捕，處死。」大眾教育基金會《漫漫牛車路》則載：「1945 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1951 年 3 月 7 日，簡吉在當局逮捕進步和異議人士的一連串行動中被槍殺，是『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兩者在意義的判斷仍有些不同。

財團法人大眾(電腦)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簡明仁，為了平反其父尊簡吉的歷史冤案，曾於 2004 年將當年農民組合運動資料作「全國巡迴展覽」。民國 94 年(2005 年)更配合國際研究農民運動學者七月來台訪問，和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合作，特別規畫「殖民地上的一聲春雷」活動，以「1920~30 年代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為主題，訂「尋歷史真相，還前輩清白」為訴求，舉辦「文獻入厝」的一系列活動。這項活動還邀請中央研究院台史館、彰化縣文化局、二林鎮公所、二林鎮農會及二林社區大學為協辦單位。因為台灣農民組合與農民抗暴運動，是從二林地起步。所以「殖民地上的一聲春雷」自然也應從二林響起。二林於 94 年 6 月初即展開一系列的籌畫工作，包括 7 月 10 日辦理「二林蔗農事件歷史鑑界」，而重頭戲則在 7 月 12 日正式演出。

2005 年 7 月 12 日是活動的高潮--在二林蔗農事件發生的地點(廣興里洪江崙蔗埕)舉行紀念碑之定樁儀式。活動從上午 11 時開鑼，由二林鎮鎮長傅黎興擔任主席，筆者當主持人。蒞場的中外貴賓、地方人士三百餘人，冠蓋雲集，著實令二林鎮蓬蓽生輝。蒞臨的單位首長，計大眾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簡明仁、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副館長林金田、中央研究院台史館



所長莊英章、彰化縣長翁金珠、彰化縣文化局長陳慶芳、歷史學家莊永明、臺灣師範大學台史所長溫振華、歷史月刊社長陳順賢、詩人兼農運學者詹朝立、農委會副主任委員戴振耀及地方各機關首長。外國學者有旅美阿肯色大學歷史教授蔡石山、日本國學院大學教授涂照彥、日本學者有久保敏、MoriTakemaro(森武○)、久保文克等三位、法國學者 Lucien Bianco(畢仰高)、韓國學者 Kim,Seung-I(金勝一)等，更有事件先賢的後代十餘人，頗為醒目。整個活動除貴賓致詞外，還有「甘蔗小劇團」表演行動劇、演唱〈甘蔗歌〉、獻詩，以及舉行「定樁儀式」。最後大夥移師東螺溪畔參觀「二林事件圖片展」，吃「米籃飯」與鄉野菜肴，讓大家回到從前，體會先人唐山過台灣與開啓山林的艱辛，也咀嚼早年農村的生活滋味。

約莫下午三點半到達了「台灣文獻館」，由館長劉峰松率館閣人員出來相迎，開始了第三階段的活動「文獻入館」。活動由劉館長致開雷詞，由簡明仁董事長述說當年作為農民組合領導人之子的辛酸心路。長大後才知道父親原來是為農民爭取最基本的生存權而被貼上了思想犯的標籤，言之令人動容。莊永明教授更說：簡董事長今天出錢出力，為匪諜案犧牲的父親找回清白，並從喚醒後代子孫對歷史認知的教育出發，意義深遠，值得讚佩。接著由簡董引領大家進入「農民組合運動」文獻展覽區，親自逐圖解說。這個展區將成為常設，這對早年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歷史定位，歷歷可鑑。當然二林蔗農事件也在台灣史上得到了定位，使得二林蔗農事件文化重現曙光。

### 參、結論

民國 93 年 2 月 20 日監察委員黃煌雄蒞臨二林社區大學演講時說：「我要很嚴肅地說，在台灣民族運動的歷史上，尤其是農民抗日的運動史上，二林是個聖地；這段歷史對二林人來說特別有意義。台灣三大事件中，『二林事件』帶動當時農民運動的發展，而農民運動帶動當時勞工運動的衝擊，是立竿見影的。」誠然，台灣農民正式的組合，是從二林開端；台灣的農村教育，是從二林出發；台灣農民在日本鐵蹄下沉睡，二林是最先覺醒；台灣農民勇於對抗強權，二林是第一聲春雷。「二林蔗農事件」是台灣第一個農民抗暴的民族運動，在台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試想，在滿天烏雲，天黑地暗的時刻，第一聲春雷霹靂了，接續的是風聲、雨聲，遍地滂沱。接續的是草木萌芽，萬物甦醒了，大地青蒼了：這一聲春雷不是太可愛嗎？「二林蔗農事件」的這一聲春雷，激勵起知識分子的良知，踴躍地站出來了，作農民的前鋒；喚醒了保守瑟縮的農民，知道為自身的權益敢於訴求，勇於抗爭。「二林蔗農組合」這一小步，竟然讓台灣農民組合向前邁向了一大步；「二林蔗農事件」這一把火，竟然引爆了全台灣的處處火炬。美名曰「聖地」，誰說不宜？

《簡吉獄中日記》導讀中有關「時代背景」一段的結語說：「二林事件啓發了簡吉對台灣農民際遇與農村經濟的思考，適巧鳳山地區的佃農與陳中和新興會社發生衝突，佃農決定效法二林蔗農，於 1925 年 11 月 15 日正式成立『鳳山農民組合』，推選簡吉為組合長，該組合協助佃農成功地贏得抗爭。簡吉到各農村巡迴演講經，由知識的灌輸，喚醒農民自覺的意識，他並陸續協助成立一些農民組合，終於進一步組織了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其影響力深受殖民當局的注意。」證明了二林蔗農的其功厥偉。

古人說：「殷憂啓聖。」佛書說：「邊地中興。」這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二林地區風頭水尾，先天條件不好。而惡劣的環境終能磨礪出堅毅的民性；日據時代的二林，是糖業財閥占領農場最廣的鄉鎮，今天今日，二林鎮內台糖土地仍然超過 1800 多甲，仍居全台之冠。而險惡的處境反而淬礪了正氣的社會性格。所以二林的農民能昂步於時代的前頭，為人之所不能為，

爭人之所不敢爭。這是先賢的智慧與骨氣，後代子孫在引以為傲之餘，是否應該捫心自問：「今日我們如何？」--是以二林鎮自 96 年起訂定每年 10 月份為「儒林文化季」，以為長年之誌念。史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二林先賢的高風



典範，我們不及見而知之。然而經過不斷地閱資料，覓舊照，知之愈多，仰慕之情則愈深。身為二林人豈可僅止於「與有榮焉」而已？收筆之際，不能無慨；感慨既深，不能無詩。因賦〈悼念二林蔗農事件先賢〉排律一首，聊誌欽崇。詩云：

「殖民地上一聲春雷」活動一景

日治凌臺榨稼農，二林事件締前功；  
鄉紳領導精神壯，蔗眾揭竿豪氣雄。  
韓愈奏災流粵北，應章護里浪江東；  
蔗農組合山雲動，農運串連江勢洪。  
詐彈儒門承鉢重，葡民酒協噏聲隆；  
先賢義勇傳佳話，後世欽崇仰景風。  
海水泱泱盈兩岸，鄉親悃悃表千崇；  
儒林十月成追憶，紀盛長留文史中。

【參考書目】

1. 《漫漫牛車路》(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2004年6月，大眾教育基金會
2. 《台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2006年9月，大陸台海出版社
3. 《二林蔗農事件》，民國90年11月，彰化縣文化局
4. 《台灣歷史辭典》，1997年8月，前衛出版社
5. 《簡吉獄中日記》，民國94年2月，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6. 《二林蔗農事件》，民國96年10月，台灣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會
7. 《台灣蔗農事件外傳》，2009年4月，大陸藍海出版社
8. 《一個台灣人》，2008年12月，大陸藍海出版社
9. 〈從二林蔗農事件到葡農事件〉，張素玢，2000年12月，《台灣史料研究》16期
10. 〈簡吉·日治下左翼運動的實踐者〉，陳芳明，2004年2月，《漫漫牛車路》跋

